站在高楼上，楼间风吹得衣服下摆烈烈作响，戮世摩罗嘴里的泡泡糖吹起的气泡啪的一声碎开，将失去甜味的糖吐在纸巾里。他打量起这座建筑的周围，高处悬在半空中的飞艇拉着各种稀奇古怪的电子广告，近处是散落在都市血脉中的灯火，他难得有闲心开始想自己的目标在干嘛，是在准备明天给孩子的午饭，还是早就睡下陷入梦乡？

“帝尊，差不多该行动了~”

收到讯号，戮世摩罗看了眼身后抓着绳索的蜘蛛外形的机器人，在魔世专属的频道里说 “爱将，拜托你抓好喽。”

接着戮世摩罗脑内响起一个低沉的男声“下次还把我的作品用在这种事上，我就杀了你，臭小子。”

“哎，网中人根据六号的统计你已经说这话243次了。”

“闭嘴，把自己分裂成八份的神经病。”

“这是为了提高效率，帝尊你说是吧”

戮世摩罗懒得理自己手下每天重复无数次的争吵，对网中人的方向挥了下手，攥住绳索从高楼顶纵身一跃。

伴随高中坠落的不光是失重感，还有无法控制自身的束缚，在坠落地过程中，公子开明配合的在频道里播放起交响乐，等到音乐收在一个短促的高音上，戮世摩罗刚好停在了一扇窗户前。

“完美，不愧是本策君的选曲~”

“三号你选的太烂了！”

因此为引公子开明的几个人格又开始七嘴八舌的吵架，要不是为了拖延时间派出去几个，八个公子开明非得把戮世摩罗脑子吵开锅。好在戮世摩罗业务纯熟，素质过硬，他敲了敲面前的玻璃，示意公子开明干活，嘴上还在和别的人格吵架的修罗帝国策君，熟练的把他扫描过去的图景依次做了分析，数据流刷过，最后留下结论，戮世摩罗提前备好的工具全都没用。

戮世摩罗吹了个口哨，不愧是中原曾经第一领导人的住所，安全等级体现在方方面面，他这么想着一下下地借着墙壁荡起来，忽略所处的高空，戮世摩罗看起来就像荡秋千一样悠闲。

“策君？”

“ok了，帝尊~”

切断联络，将义体全部的力量集中于脚尖，伴随着玻璃碎裂的哗啦声与惯性，戮世摩罗闯入了目标的房间，等他站直身体，迎接他的，是坐在床上，属于房间主人黝黑的枪口。

戮世摩罗缓缓举起双手，标准的投降姿势，笑嘻嘻地说

“看来打扰你睡觉了”

“爹亲”

晚间的风顺着打破的窗户吹进来，戮世摩罗观察起史艳文，头发散乱，睡衣穿的倒是规整，手里的枪没有因为看到自己而移动分毫，就算退居幕后也有这么强的危机意识，不愧是史艳文。

戮世摩罗往前踏了一步，史艳文抿起的嘴终于有了松动。

“……仗义”

戮世摩罗举着手慢悠悠地往前，他在等，等史艳文真的开枪，直到他上了史艳文的床，将枪口抵在自己的胸口，史艳文都没有扣动扳机，这让他稍微有些失望。

“嗯？不开枪吗？”

史艳文继续拿枪指着他，他们两个只有枪身这个距离，随后他舒了口气，把枪慢慢的放下，却被戮世摩罗一把抓住，枪移到了自己的眉心，戮世摩罗一字一顿地说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想好。”

义体所拥有的力度那是普通人能阻挡，就算是史艳文也一样，他试着抽回被戮世摩罗控制枪，却丝毫不动。

最后，史艳文无奈的说

“仗义，我不会开枪。”

于是戮世摩罗把枪扔到一边，嘟囔了句真没劲，史艳文断定局面并非不死不休后，就对自己开始让步，这点让他越发觉得扫兴。现在他们两个人面对面，方才用枪隔开的距离消失殆尽，戮世摩罗索性也不装了，整个人趴到史艳文身上，史艳文犹豫了片刻，见他没有别的反应，才小心翼翼地抚摸起身上人的脊背，像是安抚一只受惊良久的猫咪。

“怎么这么进来？我说过，你随时能来。”

戮世摩罗在他颈肩落下细密的吻，同时轻声细语的讲“surprise，不行吗？”

说完将大衣的排扣扯开，掩盖在衣物下有别于正常人类的躯体，在漏进来的灯火下显示出完美的线条，见史艳文目不转睛的盯着看，戮世摩罗抬起他的下颌落下一吻。

“魔之甲，魔世最精密的义体，爹亲喜欢吗？”

言语换不来真心，他不指望史艳文回应他什么，将手指塞入身下人的口腔，有些过分的玩弄着他的唇舌，随着自己的性子，一点点把史艳文剥开，露出他抚慰过，拥抱过的躯体，与他过于完美的人造躯体不同，史艳文的胸口上扒着一道丑陋的疤痕，像是代替他一般敲骨吸髓般地吸取史艳文的精神。

暴露在冷空气中，身体自然起了反应，戮世摩罗留恋地摸起带有疤痕的那块肌肤，他的躯体是不会留下这些痕迹的，史艳文在这种过于粘稠地触碰下微微发起抖，戮世摩罗坏心眼抠了下，感受到身下躯体更大的颤抖，低声笑起来。

“除了进来的方式，我还准备了另一份惊喜。”

猝不及防，史艳文脖颈后的接口被插入了一条连接线，不等他开启防火墙，那数据就已经流入他的脑中。

“最近魔世新兴的玩法，我觉得挺有意思，特意来给爹亲试试。”

史艳文迷茫地看向上方的戮世摩罗，那些不属于自身的数据拿着斧头或是锤子敲打着他的大脑，重组着他的感官，过程很快，当他的感觉又和这具身体契合，他才反应过来有什么不一样了。

他感受到了自己的次子在揉捏自己乳头，他记得戮世摩罗喜欢舔舐那里，因为只有这样乳头才会很快挺立起来，但现在他只是简单的揉搓着自己的胸部，可属于情动地感觉像潮水一样一点点涨上来。想让身上的人触碰自己更多，如果他能吮吸，接连不断的陌生念头，在前戏的过程里像气泡一般翻涌上来。史艳文闭上眼，他头一次茫然无措起来，身下明明被戮世摩罗抚慰着柱身，但他总觉得不够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更深的地方等着抚慰。

“爹亲看来不太明白啊？还是让你亲眼看看比较好”

不属于所处的角度看到的画面，总会让人有种抽离感，史艳文愣了一会才反应过来，戮世摩罗将视觉情报传到了他的电子脑里，在戮世摩罗的视野里，自己双眼紧闭，肌肤泛着薄薄的粉红，正挺起胸脯想获得更多的触摸，而自己却没有在求欢的意识。

带着恶作剧般成功的喜悦，戮世摩罗揉捏的动作变得更为粗鲁，说道“将女性的感觉置入到身体里的感觉，如何啊，爹亲？”

史艳文此刻已经没有闲心去考虑回答戮世摩罗了，他觉得自己身前真的生出了两团软肉，在次子手中揉捏变形，他变本加厉的吮吸上来，嘴里念叨着有没有被吸出奶的感觉。他被牵引着一同抚慰着胸前的红点，发出一阵阵呻吟，好似真的要随着戮世摩罗的言语产出奶来，本能地想要躲开这过于淫荡的画面，可就算闭上双眼，电子讯号仍然如实反映着戮世摩罗眼里的自己。

视觉，触觉两相加持，这幅身体本就经过长久的调教，现在那酥麻渴望的痛苦像是荆棘一点点缠绕在身上，让他迫切的想要获得抚慰，戮世摩罗用上了些力气按了按史艳文的小腹，没成想伴着史艳文难以压抑的惊叫，他竟这么射了。

“看来阴蒂的触感也还原了啊”

“另外女性对快感的感觉会被拉的更长，爹亲感受到了吗”

史艳文大口喘息着，没有力气去回应，往日里，就算他们性事再激烈，他也很少会有这么失态的情况，攀升到顶端的感觉一直无法褪去，他被推到了一个高地，却怎么也办法下去。完全无法缓下对快感与抚摸的渴求，只能伸出手希望身上的人给予更多。

戮世摩罗伸手探了探那处密地，曾经需要反复抚慰与扩张的地方，竟然已经微微张开小口，泛出一股股平常只有草到深处时才会有的爱液。

“嗯，换了感觉，连扩张都能省下吗？”

身下人的脚已经缠上了他的腰际，把他往下拉，这近乎于求欢也印证了他的猜想，戮世摩罗低下头去，史艳文咬着下唇，额头的刘海早已被浸湿，浑身浸泡在以欲望构筑的海中，平日里不会闭上的眼睛此刻藏了起来，让自己有点惋惜，但一想到史艳文和他共享着视野，又觉得不那么重要了。

既然史艳文渴求，那自己理应满足，谁叫戮世摩罗是他的儿子呢，破开早已汁水淋漓的入口，肉穴急不可耐的裹挟起侵入到身体中的物件。甚至不等戮世摩罗动作，史艳文便开始了动作。

义体的精密程度能够完美还原人类最基本的需求，戮世摩罗想要感受更多的温暖，发狠的往里操弄起来，史艳文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他想戮世摩罗进的更深，里面，里面应该有地方等着谁进来。

“爹亲是想给我生孩子吗？吸的这么紧？”

话语换来了更紧密的吮吸，史艳文把戮世摩罗搂的更紧了，将脸埋在身上人的颈肩，感受他的气息包裹自己，更迫切的挽留起进出于身体里的东西，像是真的在履行这一行为的原始含义。史艳文的下身被自己分泌的体液搞得乱七八糟，在高潮的一瞬间他的双腿颤抖着夹住了身上的人，分泌出更多的汁水，紧接着汹涌的浪潮把他的意识裹挟进一片漆黑。

简单的清理后，戮世摩罗把大衣又穿戴回身上，拔掉插在史艳文身上的连接线，掏掏兜才想起来泡泡糖在楼顶就吃完了。史艳文被他安置回被子里，脸颊虽还带着情潮并未褪去的酡红，呼吸已然平稳，顺手捏了下他的鼻子，他皱着眉将自己的手给打开，没有醒来的迹象。

性爱有助睡眠，老话诚不欺我，这么想着，戮世摩罗又开启了通讯。

频道里公子开明熟悉的叽叽喳喳声音再次响了起来

“帝尊啊，事情办完了吗？”

戮世摩罗站在方才被他打破的窗户前，说“办完了，玩的很尽兴。炼狱尊那边呢？”

“已经按你要求透露给中原高层了，很快帝尊你所在的地方就要被围的水泄不通喽”

“明天，满大街都会是你和史艳文的花边新闻了吧？”

远处似乎响起了警笛声，风又一次吹起了他的衣摆，戮世摩罗在窗前转过身，史艳文安稳的睡颜隐没在了阴影里。

史艳文没有想到，戮世摩罗连这段隐晦扭曲的关系都能化为他的筹码。

冲着史艳文的方向挥了挥手，戮世摩罗闭上眼，向后倒去。

下坠感再次袭来，他惬意地说

“Ci vediamo.（后会有期）”